

周
濂
溪
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 濂 溪 集

(三)

周 敦 頤 撰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

年譜

宋眞宗天禧元年丁巳月日。先生生於道州營道縣之營樂里濂溪保。諱惇實。字茂叔。後諱英。宗舊諱改。惇頤周之先。自帝嚳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著其後也。世系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強。智強五子。長識。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舉進士。某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卽先生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卒。左侍禁成都鄭燦女。是生先生。謹按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州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而蘇文忠公。黃太史。皆其同時人。乃崑指清濂爲義。若先生名之以自況者。不知何所據也。先生常寓潯陽。愛廬山之勝。貧不能歸。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鄉之名。築室其上。名曰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遂號爲濂溪先生云。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里有濂溪溪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常釣游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濂溪之西十里有巖洞高敞虛明東西兩門入之若月上下弦中圓若月望俗呼月巖先生好游其間相傳覩此而悟太極想當然耳

八年庚午

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諫議公既卒。先生偕母僊居縣太君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龍圖公知先生遠器。愛之如子。公以惇名子。因以惇名先生。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圖公以敍例應蔭子。乃奏補先生。試將作監主簿。是年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

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先生母僊居縣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慶曆初爲分寧主簿。以序考之。當是此年。時分寧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夫交口稱之。嘗被臺檄攝袁州廬溪鎮市征局。袁之進士來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

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

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事之。及爲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卽明道。伊川也。時明道年十五。伊

川年十四。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是年冬。以轉運使王逵薦郴州郴縣令。有修學記。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爲郴縣令。知郴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皇祐元年己丑。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改郴州桂陽令。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恥。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時年四十。改太子中舍僉書。署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概。洪崖彭德純游焉。至十一月至合州視事。

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稱爲解元才郎。今不詳爲誰氏子。蓋當時鄉貢之士。聞先生學問。多來求見耳。遂寧傅耆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傳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傅。傅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蹈。後書又云。達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默有所得。不遂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傅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義密。如軻之文。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仍判合州。志稱長子壽生於合州。當是此年。

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艷。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艷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二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縉雲縣君陸氏以疾卒。

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閬中人。太常丞蒲師道之子也。從蜀江道於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是爲先生繼室。

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被臺檄按赤水縣簿書。與其縣令費琦游龍多山。有詩刻石。六月十九日。先生解職事。還京師。呂給事陶爲銅梁令。有送先生序並詩。先生在合。士之從學者甚衆。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故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以聖學之要。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在郡四年。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旣去。相與祠之南禪。先生東歸時。王荆公安石年十九。提刑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傳耆登第。相遇京師。先生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

輩傳弟三月十二日手謁。是歲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堂前有溪。發源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遂寓名以濂溪。謂友人潘興嗣曰。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依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既至虔州。知虔州者趙清獻也。先生前在合陽。清獻爲部使者。人或譖先生。清獻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七年壬寅。

先生時年四十六。志稱次子燾。生於虔州。當是此年。

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在虔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希聖希顏游羅巖。正月七日立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贈父桂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時年四十八。冬虔州民間失火。焚千餘家。朝廷行遣差替。時先生季點外縣。不自辯明。遂對移通判永州。吳人程師孟時知洪州。以詩送行。有永水自然勝贛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腳。境上鄉人待馬蹏之句。

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自虔赴永。同宋復古游廬山大林寺。至山巔有詩。復古名迪。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於濂溪云。簷前翠靄迫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先生以疏慰之。四月。趙清獻尹成都。聞先生移永。寄詩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十一月。合饗天地於圓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在武昌嘗以詩一軸。遞中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

三年丙午

先生時年五十。在永與族叔及諸兄書云。來春歸鄉。卽遂拜侍。又寄詩與鄉人。有故人若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之句。

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洒埽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攜二子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賡。同游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南二里。刻石其陰。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興。俾掌墓田。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尙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先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旣去。永人思之爲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遞。以改定

同人說寄傅伯成時傳知嘉州平羌縣。明年傳復書云。蒙寄貺。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邵州遷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自作釋菜文。率僚吏諸生。告於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神宗卽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故學記及祝祠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徇尋常利便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呂正獻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先生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先生有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刑獄職事。行部至湖州。有題大顛堂詩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時虞部員外郎中杜誥。知端州。禁百姓采石。蓋端溪

石爲研最良。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研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自以不冤。俄得疾。聞水嚙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鄭太君於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麾紱邪。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而歸。

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酷愛廬阜。嘗築書堂其麓。至是定居焉。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

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時清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以疾卒矣。時六月七日也。二子壽燾。時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僊居縣太君鄭氏墓側。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有玉色金聲。伊傳自視等語。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者。其徒黃太史亦稱先生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必其嘗見太極圖。如親見先生容貌。接其辭氣。故其爲言。方能曲盡其妙如此也。今其文具載附錄。可考而知。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

搏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剽圖。後人從而爲之說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游。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卽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闕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竝。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歷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因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謂問於此二人者。卽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失之遠矣。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者知其必不然矣。先生旣沒。舂陵人祠之學宮。官復於里舍塑像。舂秋二仲。有職於學。

宮者。遵故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部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學者。晦庵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云云詳見附錄。今文刻祠中。壽字李老。一字元翁。第百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呂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卽先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燾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出。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長寧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旣顯。累贈宣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獨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侯師聖。尹彥明。爲能聞之。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庵先生。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庵。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生於學宮。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謬。明其心法。以詔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孔孟之學。可繼而續。豈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心通默識。然後爲能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講明其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川憲。下問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溪先生。幸仕敝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導學者趨嚮。旣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之請。上卽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復議。久之議上。賜諡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聖朝褒崇儒學。風勵學者之盛意。如此其至。有志者可不知所勉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掇求其當世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游先生嘗以姤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謁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芳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爲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爲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爲此編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爲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遺誤正往時嘗有志徧游先生所游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缺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而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爲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或有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至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弟蕃執筆從傍書

之及至買平紋紗衫材。樽蒲綾袴段。蕃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紉緇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并記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宋史道學本傳

脫脫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惇實。避英宗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惇惇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威。惇實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潞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矜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養。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楊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叟。咸官至寶文閣待制。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幹。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詔。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僉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

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誼。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寔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謏謏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

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清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

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饑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附錄諸記

永州倅廳拙堂記

曾幾

余兄子迪。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爲迪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實作拙賦。迪無他技。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爲拙者多矣。潘岳閒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已拙。然岳諂事賈謐。乾沒不已。宗元附王叔文。章執誼。規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真拙者也。余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皃皃。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汝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於道。真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尙勉之哉。迪於是書諸石。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贛川曾幾記。

邵州復舊學記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於城之中。左

獄右庾。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惟侯唱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徙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洧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輦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湑。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來請記。忾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子爲弟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

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盡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乎義利之方。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斌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楊萬里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繫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霽湫。獄左庠右。用遷於公門之外。東南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旣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庠閣塞門。峻級寒塗。非其舊也。峽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柴門直廡。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湍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於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公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萬里復於侯曰。侯之再復學宮。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

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於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墮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張球。佐其費者。新柳州巡轄蕭楹。進士蕭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大平興國宮楊萬里記。

邵州希濂堂記

楊萬里

余謝病免歸。僵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不獨我戮。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稽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迺卽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爲燾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庵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謫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云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興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附傳伯崧希濂說。伯崧年未弱冠。誦濂溪先生愛蓮說。未嘗不起其敬。以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眞花之君子也。薄宦蹭蹬。歲在庚午季秋之月。適叨邵陵之麾。偶睹郡治東偏壁間留字。乃前守潘君燾貽書廬陵楊公求記之語。始知治平中。先生因倅永來攝事。政尙精密。嚴恕。潘竊希之。遂作希濂堂。楊實爲之記。伯崧於是又得先生治政之要。倅倅顓蒙之人。乃亦濫吹於此承宣之始。深有開發。益欽慕焉。繼問其堂。則今瑞粟。而希濂之名泯矣。壁題旣以攝事不載。微楊公一記。則未易可考。嗟乎。先賢業履。不爲時俗所尙也。如是一日造郡圃東一隅。見敗屋數椽。廢沼一區。人指以爲先生愛蓮之地。遐思先生當時獨羨之意。詠想先生同予何人之語。欣玩移晷。有意增葺。卻以希濂名揭之。庶幾賢者遺風復有作矣。臨蒞之際。則精密嚴恕之爲貴。閒暇之時。則香清淨植之爲貴。不猶愈於蘇州燕寢之樂乎。伯崧何人。敢以蕪顓之辭。爲希濂說。附於諸賢法言之末云。

尤溪縣傳心閣銘并序

張 栻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謫。旣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於閣之上。而列經史諸書於旁。新安朱熹名其閣曰傳心。而謫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栻。栻竊惟自孟子沒。聖賢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

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爲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然則建閣而設象。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況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俛俛何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踐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無欲齋記

黃榦

家本仲訪余於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余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墮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

正。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水凝於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叢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渺然若浮雲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衾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欠。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

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意也。云爾。越明年丁酉春二月丙子。新安朱熹記。

江州學四先生祠

王 倅

自夫子沒而教不立。孟子沒而學不傳。羣籍喪微言絕。異端起。斯道泯。邪說橫流。義理晦蝕。歷漢晉隋唐。迄於五季。蓋千五六百年於此矣。至我朝文明啓運。五星集奎。篤生英哲。紹厥統緒。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特出。獨造道奧。由天所授。不待師傳。建圖立書。昭示後世。無極而太極之妙。實前聖所未發。通書四十章。發明至理。直見精微。明道純公。程先生。伊川正公。程先生。咸往受學。吟風弄月以歸。眞得所謂樂處。遂相與篤志究極。發揮斯文之懿。於是彰明顯卓。非前代之所可及。六飛來渡。道與之南。又生晦庵文公。朱先生。闡幽發微。剖析至到。昔舉其要。今敷暢之。昔啓其端。今會通之。是理之奧。大昭明於天下。夫人皆得以目擊而心迪之。其有功於斯世。垂憲於將來。端由於天。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潯陽實元公寓里。雖本春陵。以貧不能歸。樂山川之美而卜居。因取故里之名而名其溪。後之人相與祠於學。又奉明道純公。伊川正公。以配焉。推其淵源。究其本末。的有深意。蓋非周子表倡於先。二程子充廣於後。疇克承接孔子孟氏之傳。使有志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然庫陋狹隘。非所以稱揭虔妥靈。且無以示學者崇嚮之意。而晦庵文公。羽翼前猷。指示後學。俾人不迷其方。厥德甚懋。而未之祠。得非闕歟。景定甲子。臨川鄧君蜚英。實

典教事。以平日企慕之切。篤志脩爲之深。顧有感慨然。改作宏施而顯設之。合四先生冠服。儼然前後相望。使來游來歌。起敬起慕。道統之盛。不待有言。固瞭然心目間。是豈尋常流俗所能爲哉。文公朱先生。嘗作書堂之記。曰。此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可謂的有以見其故矣。切謂孟子既遠此道。如日昃之雖。浸浸而入於夜。周子程子之生。如夜而旦。有目咸睹。至於朱子。如日正中。軒豁呈露。非由天畀。誰能爲之。於戲。遘哉。祠成。鄧君特以書來。告以脩建之意。以俟嘗讀四先生之書。俾記其事。自惟淺拙。何足以承。然遠意不敢虛辱。姑誦所聞。且記君有志斯道。作興來者之意。因書以復之。但深僭踰之懼。咸淳乙丑維夏閏五。朝議大夫直華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公事王倖記并書。朝請大夫新除右文殿脩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兼江西安撫使兼屯田使趙日起題蓋。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張 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孟氏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有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

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顛從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峻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於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恣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謁記。忾謂先生之祠。凡學皆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兼提舉買馬。賜紫金魚袋。張忾謹記。

道重建先生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於大江嶺匯爲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廣橫數百畝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卽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牒舊居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泰中爲廉白二州州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太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徙於此再傳至諱諱輔成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沒葬於故居之側半里許累贈諱議大夫諱議生二子長曰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閣鄭公向篤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旣長從官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永有書與其族叔及諸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來春歸鄉卽遂拜侍書_其學宮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族子勿預營道給憑文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於含輝洞云周惇頤區有鄰陳賡蔣瓘歐陽麗治平四年二月十六日同游道州含輝洞刻石於洞口是歲神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諱議大夫以手劄付猶子仲章令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_{其書刻石學宮}先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於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爲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旣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析其產鬻於意宣和五年仲章之子伯順又以其餘鬻於意之子_{犯秀安僖王諱}而故宅基尙存伯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儕登第爲邕州教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興何欲析其產聞於郡郡守趙汝誼閱營道所承永州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畀守塋者藏其籍於學宮其故宅基尙屬何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

於意之曾孫興嗣。書於券云。興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兼其地宅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興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魂。庶幾亡者於里塾有所依託。不絕春秋之奉。以上皆契內本文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恣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脩胡公銓記之。淳熙乙未。郡博士鄒塹遷於敷教堂。戊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偏仄。更剏堂四楹。併奉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爲記。庚子。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剏舍設像。教授章穎爲記。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十餘丈。隔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酉。郡守方信孺訪求濂溪之裔。得興嗣之子鑰。以爲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羣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鑰。盡閱累世契券。親至其地。質於鄉鄰佑族黨。始得其實。溪流清泚。地勢平衍。岡壠丘阜拱環合。其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於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於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傍翼。兩廡對峙。外爲臺門。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爲都門。繚以垣牆。庖爨湑浴。罔不畢具。環以松竹。門外屬道於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嬉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嘗略辯證。尙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爲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牒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豫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

有數而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浸以大顯。載在方冊。人知誦習。凡轍迹所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於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沒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朝奉郎改差權知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龔維蕃記。

道州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世居舂陵之濂溪。誦經訂禮。宜有秩祀。自向侯子恣始祠於學。趙侯汝誼更度之。自郡士胡元鼎始。即故居爲祠。何士先諸人增益之。張宣公暨諸賢。旣各爲之記。嘉定十年。龔侯維蕃訪先生之裔孫鎰。舉名得累世契券劑。始知營道西十八里爲濂之源。又東二十里爲濂溪保。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則故居之實也。明年更爲祠奉先生像。其前一堂。堂內重門夾塾。爲學者講肄之所。至此亦云備矣。乃十二年。番陽董侯與幾始至。舍棗於祠。顧傍近皆周氏子弟。率躬耕自給。乃買田爲糧。以教育之。惟鎰能世其業。則付鎰主之。尙以館塾狹隘。且距郭遠。弗便往來。謀於近郊。築室授徒。而難其地。一日出郭西三里。款虞帝廟。事畢。游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巖石林。其中數十丈平。濂山峙其西。濂水經其南。列巘縈環。九疑隱約。若天作地藏。而有待焉者。侯乃出俸賜錢三千萬。命知營道縣胡杕。卽其平爲室。榜曰濂溪書院。方伯監司咸助成之。會僧助田百畝。乏主。侯以爲書院養士之用。權爲員二十。轉運判官趙公汝諧。亦爲歲截州通判所掌田十萬。役成。侯以書抵了翁曰。子學先生之學者也。易名曰元。又以子請。郡人謂是役宜有

紀雖然不可以他屬也。了翁謝不敢。厥數年復以請。了翁謂先生建圖著書爲孔孟氏興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春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此豈數世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登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鄒天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末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郡國。尙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焉。故記人識於其傳者。又卽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氏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老莊求易。以讖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號曰通經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註則襲卑踵陋。雖求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人。

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閭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矣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已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萃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爲害。又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溺志者。了翁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溪流。風光月霽。水華之靜植。庭草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象。論議風指。閭閻其如在也。吾黨盍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以思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諸生尙懋敬之。以毋忘侯德。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密院事。魏了翁撰。

孔孟絕響。元公倡其道。春陵鬱蔥濂溪生之鄉。往時崇祀有堂。棲士有舍。卽故居也。董侯以遠且隘。改築郡城之西。歲久始得鴻樞鶴山魏公爲之記。竟未登石。復祖來守郡。先生諸孫貢士暉者。手其文爲

請退而閱之。喟然曰：元公，吾道之日月。魏公，學者之斗山。事與辭稱，可磨可鐫。況夫南昌先生絃歌之邑，奉祠無所。復祖之猶子沂，長於斯，則經始之。謁奠罔聞。復祖以半刺莅於斯，則身先之。九江先生菟裘之鄉，郡有書院，餽弟子員。復祖爲州司馬，實主之。今又濯纓此水之上，參前倚衡，始終一也。於鶴山公則疇昔親炙周行間。時方權臣執國命，觀公玉堂給札之對，口誅姦諛，直氣凜凜，中心愛之。雖其後出處不偶，然復祖夙登西山真先生之門，二君子志同道合，如出一轍。噫嘻，是記也。前人有所不暇刻，使復祖又以不暇辭，懼來者無所考訂矣。迺立堅珉，顯示不朽，俾邦之大夫士登斯堂，覽斯文，學顏志伊，吟風弄月，趫然有得於中。此則秉筆之意也。雖然，是豈特有望於道之人哉？願與世之學者共勉之。若夫書院賜扁，已請於朝，命下又將伐石以書。嘉熙改元長至日，後學古汴史復祖記。

新建濂溪書院記。魏文靖公所作也。近歲始鐫諸石，然大成集未之載焉。郡侯王先生始至，謁祠下，因取記讀之。喟然曰：文靖之學，學元公者也。其究師道之本末，慨世教之興衰，發揮通書廣大精微之旨，傳授學者，會歸體驗之方，莫明備於此。而集未登載，不旣闕與？乃鋟板增入，俾學者便於觀覽，得所據依。其可謂知先務者矣。先生諱三錫，嚴陵人。嘗登東萊呂成公之門，學問淵源。夫亦自元公來也。然則志元公之學，讀文靖之記者，宜毋忘先生拳拳之意云。嘉熙庚子孟秋月朔，門生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吳夢弼謹書。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墮。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概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諫救。考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天。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矣。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偃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墮。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

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且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尙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難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觀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棧。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日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熹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旣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以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始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

此邦者。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灝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請之不實。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以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敢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焉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出於此。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無疑矣。而猶若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

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年月日記。

合州建先生祠記

魏了翁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於合陽。予奉使東川日。嘗爲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諡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孫。予旣奉行。惟恪惟謹。飭郡將買田以備烝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諗予曰。朱文公註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於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迹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於學西偏。地下瀕江。屢圯於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告予。爲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於州岡。前挹巴嶽諸峯。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以餘法用。卽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於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時二程年方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蚤。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

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卽欲以求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卽其所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然後爲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卽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枨。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又當以是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鄂州州學四賢祠記

黃 幹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慙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慙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枯亡茆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旣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尙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本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磨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

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至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榦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傳。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邵州特祀濂溪先生祠記

朱 熹

邵州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

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腳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旣叙其事。而併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旣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附錄諸記

韶州先生祠記

朱熹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承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子旣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汜埽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申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增謀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

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旣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則是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年月日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 栻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栻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考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迺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鑰。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栻讀其書喟然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考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

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概矣。雖然。凡先生之所設施。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忾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卽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粹然之容。而考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忾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公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廣東憲臺先生祠記

鄒補之

淳熙十六年夏四月。新天子以宗丞公安陸政成。出制書。俾廉問廣南東路刑獄。旣下車。周覽都廳壁記。熙寧中。濂溪周先生嘗庀是職。摩挲太息曰。惟予不敏。幸以使事繼先生於百二十年之後。儻遺迹有紀也。則固不足法歟。又三日。以令謁告祠廟之在祀典者。之學謁先聖殿。顧廊廡間有先生祠。而曲江丞相

祠側又祠焉。豐碑鼎峙。皆當世名公聞人所爲。濃墨深刻。亦既知所向慕矣。顧今臺治。實先生弭節之所。出則以號令生殺。十有四州之民命。入則存誠育德。以壽千歲之道統。凡一堂一室。一階一闕。皆先生所經行處。迺獨無以自表。任是責者。將誰諉哉。咨爾帑吏。毋靳費。咨爾匠吏。毋諱勞。其卽臺治西偏。故會稽樓下大堂三間。端正面勢。染飾楹桷。瓦甍之罅漏者。補綻之。屋壁之漫漶不鮮潔者。加聖之。又爲龕座其側。以嚴像設。以時俎豆。雜植竹木。後前相爲映蔽。旣畢工。議榜其所爲宜。公曰。莫宜於濂溪之堂。更命其屬鄒補之。記其概。補之自惟末學。謏聞。望道而未之見焉。足以發明先生之精微。而懼辱公命。雖然。竊考先生設施之緒。藐不可得。而世獨傳其書。今之所謂通書者。大都五六千言。首之以太極。以立天地混沌之根。播於五行四時之運。蘊於性命道德之奧。達於禮樂刑政之用。元元本本。始終條理。合於孔子之一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有秦漢而下諸儒見識之所不到。而先生乃於舂陵之墟。濂溪之濱。獨得其蘊奧。是濂溪者。先生之洙泗也。其後傳其學者。爲二程伯仲。波之所及。益遠。噫。先生之學之書。豈無用之虛談哉。其達於禮樂刑政之用。皆其設施也。惜其身不得立於朝廷之上。握化樞。運鈞軸。與天下相安於太極和氣盎盎中。洗冤澤物之功。獨見於刑辟之末。先生嘗爲南安士掾。以獄事爭上官。不爲屈。其爲提點刑獄。不以目指氣使殺人於死決矣。若先生殆可敬而仰者耶。故嘗謂揭高陽之里。不若濂溪之名。爲道學之粹。榜鄭公之鄉。不若濂溪之堂。知向道之方。名白公之渠。彼功利之微。曾何足書。寶甘棠之茂。惟濂溪名與之不沒。先生之名氏可知之。茲故弗著。宗丞公姓陸氏。名世良。字君晉。麻陽人。官

今爲朝奉大夫。所至以勸學崇化爲政之本。於先生每知所宗仰云。

廣東憲司重勘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祇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諸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於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日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爲之減硯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瘴。爲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蹏。旗腳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懷懷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於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設於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坦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汜埽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羹牆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脈。元公於抗有罔。

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徧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爲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爲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隱。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所志未易量云。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旣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游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繪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

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游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閒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旣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亦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旣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事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癸丑。朱熹記。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 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

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官僚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俛俛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由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棧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乍興。與濂江爲無窮矣。此棧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呼。棧之所望。又豈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後十日。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靜江軍府主管學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者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

邦祠象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栻旣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以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霸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栻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寢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眞。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淳熙六年六月戊子朔。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魏了翁

開禧三年蜀道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卽學宮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僚屬曰古之教旣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得祠於學成都典治爲西南鼓篋學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予表兄高崇亦有書請於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況周子嘗任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太中公游於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錄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祀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於漢文翁高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子廣漢張子配而屬了翁爲之記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得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位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智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不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旣衰湯告民於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旣墜厥命周誓衆於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不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育萬物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沒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鋼於卑

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或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驅一世。俛俛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極其用。然其嗣往開來。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之有也。淳熙以後。學者寢盛。氣數不無信屈。至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比齊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伏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予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於吳公。且以自厲云。

簡州學四先生祠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予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所居官。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所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爲。旣不敢不勉。吉月卽校官見諸生。又爲揚摧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曰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有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尙。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未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歡然相謂曰。吾乃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於學。以示學者趨向之的。子其爲我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學。予撫其書而歎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春陵。倡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

關中爲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楊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掞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時巴蜀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少君出宰金堂。蜀之大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大史大徒高弟如樵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考。荊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游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予爲兒童時猶及從諸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見學者多傳寫二先生語錄特爲其說者未能無科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沐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蹟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達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己斯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善。予言卽予言也。子其遂以爲記。了翁方爲四先生請易名於朝請從事於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南劍州學四先生祠記

眞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眞德秀爲之記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窺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

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善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敍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善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懷焉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

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

元 歐陽元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爲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學爲鄰。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合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款謁皆然。原其初建。蓋由時制。其獨祠濂溪。亦其事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間言者。歲久祠宇寢弊。至正壬午。山長張某議撤新之。郡侯李某樂助以相。其志未訖。代去。代者區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鄱陽吳侯肯來爲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修。適山長戴世榮又來代區。而郡士蔣通復亦請出貲。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爲誠源堂。堂之後。爲故守高峯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

暨清遠樓。右有光風霽月之堂。至是斥故易新。丹雘相映。世榮割己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衡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瞻德亭。亭甃石爲街。繩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子司封郎中壽。次子徽猷閣待制燾。壽之後。遷居江州。燾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爲書院山長。以奉專祀。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侯以遭事至州。偕世榮奉事狀謁。予歐陽元請記以文。元惟周子祠事。若舂陵若九江。豫章邵陽皆有碑刻。作者多名世大儒。元於是敍勞績。紀歲月。斯可矣。然而紬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贅一辭者。不敢以勦說辭也。昔者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者也。特門人可以與於斯者。鮮有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有歎美之言。及孔子沒。知此者惟子思孟子而已。兩漢以下諸儒。見其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機。發聖賢之祕。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考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謂斯言非本於太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揚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昭然而無疑者也。西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爲儒。苟知濂洛之書者。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出。當歎今

之學者得聞斯言爲幸。而諸儒猶有橫議於當時者。果二書之爲異歟。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爲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校官。廣書院。爲學者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天下治矣。繼自今以後。教者以師道自持。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修。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元幼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塾之側。追思昔賢來游來歌之地。又因吳侯之請。輒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於斯焉。吳侯肯字堂。以教官入流。選爲憲掾。進行省。歷武昌南海兩縣尹。皆有善績。爲政廉明。且知大體。是役也。達魯花赤塔海。大中同知虎都魯。實綱維之。其贊襄協恭。則經歷李時。知事李信也。至正七年。歐陽元記。

道源書院記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救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爲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勢不恆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動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爲之準。則爲帝爲王。迭爲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相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糜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概在六經。蔑以尙矣。而鄒孟氏者。聞而知之。自挺私淑。其爲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

之道爲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於其二子，獨能識先生而得師之。是爲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爲書，則曰太極圖、曰通書、曰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爲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於今，人知有孔氏，而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嚮慕之事，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之盛。寢久而廢，國朝更爲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初，南安知府桐城姚旭，大庾知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而出牧於此，曰：吾徒先務，有如三先生，宜不得而緩者，乃相與捐俸躬募，率得義士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楣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礮巨石，爲光風霽月亭，仍別爲一室，貯宋理皇親染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闕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囑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併入南安學，密邇書院，尤願聞所以教諸生者。噫！盛愚何人，而敢有言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其遺書不亡而存者，諸君子有不聞而誦習之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爲無負乎明盛之時。

爾成化丁亥長至日。賜進士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崑山葉盛。撰。

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於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貳永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於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貧。二十年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爲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嗚呼。公之平生。恥不名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傳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於征。民瘼已瘳。自病易州。謂宜復聘。遽掩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況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韻短。續以漣洏。

祝文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於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義農旣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濤之原。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於衷。出金少府。往佐其攻。爰俾諸生。敬陳一酌。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尙饗。

朱 熹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客。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奉天子命。來守此邦。庀職之初。拜謁祠下。敬惟先生道德之懿。百世師仰。崇憲晚學。嘗誦遺言。比宰南昌。實先生昔年絃歌之地。今又來官於濂溪之故里。遺風餘烈。凜然如在。方將尊其所聞。施於有政。惟先生。尙鑒臨之。

濂溪書院成開講祝文 二月八日

趙崇憲

孔孟既沒。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涓。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爲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不遂後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辭廟祝文

趙崇憲

竊惟先生道闡不傳之祕。以惠後學。數十年間。士習卑陋。罕能發揮講明。推之於用。而鑽研六經之疏義。尋繹百氏之訓詁。方且從事詞章。以釣名第。根柢不立。隨試輒敗。先生之學。殆幾乎廢矣。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是邦。用敢廣先生之居。以招徠庶士。明先生之教。以正救末習。先生之道。庶幾復興。非特曰爲士者之幸。是亦先生之意也。崇憲誤將使指。駕言徂征。於其戒行。敢舉以告。

謁祠祝文

漕使楊 楫

孔孟之學。或幾乎熄。粵惟先生。金玉其質。闡微闡幽。圖之太極。載圖河洛。義愈昭晰。至今斯文。炯如皎日。推厥端緒。惟先生力。楫假道江濱。獲覩遺迹。高山景行。服之無斃。薄酒三奠。聊伸悃悃。

到任謁祠祝文

癸酉五月
二十七日

徐邦憲

先生道闡不傳之祕。學明有用之實。高風幽韻。師表百世。天下之士。相與講切。以成德美行者。先生之賜也。邦憲蒞事云始。母敢不敬。謹涓日吉。祇款祠下。尙冀有靈。實昭鑒之。

謁祠祝文

王 概

維宋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王概。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濂溪先生之祠。曰。孔孟既遠。道蝕專門。天佑後人。未喪斯文。先生挺生。闡示道原。吐辭立象。統接典墳。濂溪之堂。公之河汾。慨幸假守。敬慕清芬。首瞻睟容。卽之若溫。流風餘訓。得於見聞。治己治人。遵用格言。陽德既升。君子道尊。躬率諸生。來薦蘋蘩。風誼用勸。習俗以敦。春秋

主祀敢諉諸孫庶幾遺教千載猶存

濂溪書院上梁文

郡齋士作

伏以道待人而後行。當明正統。黨有庠而孫業宜在西郊。修輪奐之鼎新。覺宮室之益壯。用涓吉旦。肇舉修梁。洪惟我宋文明之朝。實生濂溪賢哲之士。不由師授。探先天太極之精微。得自心傳。蘊霽月光風之氣象。弗除庭草。獨愛池蓮。明道得師。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苦卓。猶子曰參乎之時。對堯君之名山。存先生之舊址。祠堂雖有。書院未興。幸逢粉省之望郎。來作碧油之賢牧。主盟吾道。知化民成俗之方。振起斯文。建親友隆師之地。垣墉作堵。匠石鳩工。堂備七尋。應許淵騫之在寢。牆高數仞。肯使韓莊之倚門。頓還洙泗之遺風。永作潯陽之勝事。上棟下宇。方觀不日而成。春誦夏絃。更喜如雲之盛。好相兒郎之偉。同賡孺子之歌。

東樓觀岩壘氣象雄。知是黉宮今剏始。暮春同詠舞雩風。南大學中庸要飽參。悠久誠明存至理。須知太極自函三。西性學淵源賴指迷。從此四方承學士。道原正統屬濂溪。北厦屋渠渠仍翼翼。來游矜佩得師資。端自賢侯諄誨力。上宮室廣居猶大壯。吟風弄月誦通書。此樂元來無盡藏。下負郭百間新學舍。文風濟濟士彬彬。服我使君能教化。伏願上梁之後。景行前哲。啓迪後人。詩書禮樂之克勤。孝弟忠信之是講。窮居里閭。悟正心誠意之端。達在朝廷。盡尊主庇民之業。無忘訓誨。永戴循良。

御書門屋上梁文

陳緯

伏以劍佩鏗鏘。萃見濂溪之學。門閭高大。益昭雲漢之章。非徒耀於衆觀。蓋欲彰於君賜。於皇聖世。丕闡斯文。在新安則錫以紫陽之名。於南康則賜以白鹿之扁。於以覺人心而開天理。於以繼絕學而興太平。矧我元公。最先諸老。得抽關啓鑰之妙。斥同門異戶之非。動而陽靜而陰。理明闔闢。及則賢過則聖。人識指歸。濯纓乎湓浦之濱。築堂於蓮峯之下。宛存舊址。獨欠高閣。幸逢皇上之右文。每旣儒先之衛道。諫大夫爲天啓齒。庸新鳳翥之華。明師帥興學厲賢。特侈鳩工之助。鼎新輪奐。觀改規模。御書揭而通書有光。屋極建而太極並立。巍巍乎宮牆數仞。洋洋乎宗廟百官。紫煙峯屹若在前。惟仁者靜。景星湖泓然居左。迺聖之清物。與思以俱新。地因人而越勝。愛蓮堂上。各求所學之精。翠草亭前。盡得其門而入。輒陳韻語。同舉修梁。

兒郎偉。拋梁東。龍章新渥爲元公。卜吉築虹得天助。雲開晴日上簾櫳。西考亭伊洛出濂溪。諸賢會得圖書意。孰謂斯文不在茲。南雨後前山覺勝藍。寒雁又成書塔字。行觀山色著青衫。北入門傑閣雲霄逼。靜中萬物倚欄看。生意周流滿三極。上心香一瓣誰皈嚮。鄉坡郡帥有功多。會使斯堂成大壯。下朋來仰止如嵩華。入門志學便伊顏。盡爲先生增道價。伏願上梁之後。皇猷天廣。名教日尊。冠義義而圓門。履沓沓而滿戶。伊顏志學人皆入自得焉。堯舜君民。誰能出不由此。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歷代褒典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

嘉定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疏曰。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維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歿。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驚於權謀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而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蹟。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蓋有不足於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常請於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先賢之廟。其後乾道閒。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惇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未

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惇頤特美賜諡。其於表章誠非小補。惟陛下裁幸。疏入。下禮官討論。

嘉定九年。了翁再疏曰。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惇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惇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有急於此者。疏入。命禮部太常寺同共定議。

太常丞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固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沈錮。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烏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概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於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迪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語其概則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

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近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於穆修。修之傳出於陳搏。搏老子之學也。烏能統盟斯道。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嚙之耶。故能發前聖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於書後。或雜於註釋之詳。或嚴於問答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通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吏部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言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及觀河汾王通嘗游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

德者於剝蝕之餘。諡之以元。不亦可乎。於是賜諡曰元。

宋理宗淳祐元年。詔從祀廟庭。尋追封汝南伯。

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張朱四先生從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越三日。加封汝南伯。

寶祐五年。敕賜九江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復賜道州濂溪書院額。

道州守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於朝。上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璽書。馳賜之。

元仁宗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

詔曰。蓋聞孟軻既歿。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尙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近稽彝典。已崇廟庭之祀。盍疏邦國之封。應有字樣加封道國公原本無之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芾。冀寵命之斯承。

明英宗正統元年。詔修祠墓。優卹子孫。

景帝景泰七年。詔取適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武宗正德元年。崇祀元公於九江書院。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以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祠。

先是嘉靖中。詔以朱子之父松。程子之父珦。從祀啓聖祠。於是國子監學錄楊成章。道州人。請於永州府曰。啓聖一祠。崇祀先聖厥考。配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從以程珦朱松蔡元定。誠曠古所無之規。萬古不刊之典也。竊惟周子有宋大儒。輔成者。周子之父也。周子既從祀於孔庭。輔成亦當從祀於啓聖。何也。孟子大賢。有繼往開來之功。崇報者及其所生是已。然孟子之去孔子。歷年非遠。其微言妙旨。猶得以私淑諸人也。自孟子歿。千四百年。昏若長夜。周子一旦奮自南服。不由師傳。默契道體。遂廓清而昭明之。論德數烈。當與孟氏齊而爲一。卽崇及所生。而使輔成從孟氏之後。豈爲過乎。夫道統之在近代。則誠周子濬其源也。程子者。得其源而導其流也。朱子者。得其源而揚其波也。蔡子者。得其源而衍其派也。學有源流。統有先後。導其流。揚其波。衍其派者。皆推崇其父矣。而濬其源者。獨不得推崇其父。無乃闕典。考之輔成。祥符八年登第。終賀州桂嶺令。所歷多善政。操守最孤高。雖未有著述。可匹元定。而貞履循蹟。方之程珦。實無軒輊。有子輿之嗣。無孟孫之饗。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於輔成似爲稍抑。而所以隆禮周子者。猶有未盡也。成章皓首經生。恭覩聖明。考古定典。文教大張。故敢冒昧僭陳。如蒙准呈題奏。下之輿論。當必有以愚言爲是者矣。

明年家孫博士周聯官具呈於提學道俞士章經巡撫都御史郭維賢監察御史徐兆魁會題禮部尙書范謙等覆奏於是以輔成從祀啓聖祠

本朝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議以適孫蓮充五經博士

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敬奏爲恭陳理學先賢始末并查歷代往例伏乞採擇舉行以光聖治事臣伏案有宋大儒周惇頤永州府之道州人也學本立誠功深主靜上傳孔孟下啓程朱著有太極通書至精至醇極高極大論其造詣比於顏子詳其仕止甚合中庸諸儒之所依歸列后之所仰止宋嘉定十三年從魏了翁之請臧格之議賜諡元公淳祐五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寶祐五年敕賜道源書院額景定四年再賜御書元延祐六年追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褒修祠墓優卹後裔景泰六年詔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世襲五經博士正德中欽賜九江崇祀萬歷二十三年以父周輔成從祀啓聖祠蓋先賢之學如此歷代之例如此備載濂溪志可考惟我皇上開基立極重道崇儒而俎豆未新松楸如故良由地方初定表章無人臣少述斯文長官斯土其於先賢故里義備灑埽之役幸值皇上臨雍大典聖脈重光所有惇頤諸書宣付史館校訂頒布學宮譬如日月照幽江河潤物切關世教豈可名言臣前於順治九年三月巡歷永州恭行該道府州查取前朝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汝忠所生嫡男周蓮甘結存案以備收錄仍飭該屬官員照全書以禮致祭外卽欲繕疏具題因賊隔暫止今王師南征永道開復臣雖處干戈擾攘之中而師法闡明未敢少懈相應據實亟

請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題三月十七日奉旨該部議奏。

禮部題覆。臣等議得。湖南巡按李敬疏稱。周惇頤嫡派子孫。曾於景泰七年。准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部無案可查。難以縣議。伏乞敕下臣部。咨都察院。行該省巡按御史。具查嫡派子孫。果有世襲五經博士印信。劄付。取具各官保結。起送臣部。酌議具題。至於惇頤所著太極通書。明朝已編刻性理大全書內。通行天下。無容再議。順治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行。

今上康熙十九年。復議取適孫嘉耀充五經博士。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締虞。題爲聖心重道方殷。先賢表章未盡。亟請敕議。以昭盛治之曠典事。臣按道學之傳。孟子而後。荀揚之徒。不精不詳。迄乎五季。昏昧已極。宋儒道州周惇頤出。直接孔孟之真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闢天人之祕蘊。潛修默契。閤極而章。洛人程珦。遣二子顥頤受學焉。皆能倡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可謂不忘所自矣。臣又考宋嘉定十三年。謚惇頤爲元公。其詞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必自濂溪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葺理濂溪祠墓。優免子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冕。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季而遂失其傳矣。竊惟宋世有惇頤。然後有程朱。今二氏世襲勿替。而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

蕪揆之典章。不無挂漏。幸逢我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臣請敕廷臣集議。詳考惇頤。當理學絕續之際。啓程朱道脈之傳。卽行楚撫查其子孫果否曾授五經博士。待賜洪恩。酌加卹錄。不惟慰先儒於地下。亦可以勵百世之心矣。本年三月十四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禮部等衙門會議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絺虞疏稱。宋儒道州周惇頤。直接孟氏之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闢天人之祕蘊。洛人程珦遣二子顯頤受業。皆倡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葺理惇頤祠墓。優免子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冕。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末而遂失其傳矣。切念先儒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圯。揆之典章。不無挂漏。幸逢我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請敕廷臣集議。特賜洪恩。酌加優錄。不惟慰先儒於地下。亦可以勵萬世之心等語。查順治十二年。禮部題明。將朱文公十五代嫡孫朱邦相之子朱煌承襲博士。又查康熙九年。據河南巡撫郎廷相題請。宋儒程顥程頤之後裔程宗昌程延祀。准襲五經博士各在案。周惇頤上接孔孟。下啓程朱。其後裔亦應照程朱之例。准給博士之職。以彰皇上闡明理學之盛典。俟命下之日。行文該撫詳查周惇頤嫡派。并取周氏宗譜一併移送。到日。由禮部查明應授之人。具題准給世襲博士可也。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題。四月初二日奉旨依議。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布政使司奉巡撫都察院丁思孔行司轉府仰州行學查明周惇頤嫡派。

應授世襲五經博士之人。取具印結。及周氏宗譜。作速詳齎。以憑移送禮部具題。毋得遲違等因。據道州儒學署印訓導石國綸查得。應襲博士周蓮。年力衰邁。不堪策勵。有周蓮之長子。生員周嘉耀。委係濂溪嫡派後裔。并非假冒傍枝。應授世襲。并宗譜印結申齋等因。呈州。六月初二日。道州申府。轉詳布政使司。申巡撫都察院咨部候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周 敦 頤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周 濂 溪 集
三 冊

(本書校對者 林東塘 殷秀山)

